

<<破晓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破晓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967140

10位ISBN编号：7530967142

出版时间：2012-4

出版时间：天津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布鲁克

页数：216

译者：李娟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破晓>>

内容概要

《破晓》：赫特兰德马场迎来一匹即将降生的小马驹，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，却因母马梅洛迪的意外受伤，而令小马驹的生命危在旦夕。

在艾米一家人正忙于照顾母马梅洛迪时，卢却告诉艾米，她一直在联系她们杳无音讯的父亲时，艾米惊呆了，在父亲抛妻弃女这么多年后，艾米会原谅他吗？

他们最终能见面吗？

小马驹的生命又将如何呢？

赫特兰德马场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地方，伤痛总会过去，未来是需要坚强面对的。

这些经历过伤痛的人们，和那些饱受摧残的马儿，相扶走过黑暗。

一次次救赎，同时也是人们的自我救赎……他们一起收获了，他们阔别已久的，叫做幸福的东西。

作者简介

罗兰·布鲁克，出生于英格兰，但大部分时光都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度过。

年少时的最大梦想是能拥有一个农场。

喜欢骑马，喜欢探索人类的复杂情感。

和丈夫共同育有一匹名叫“生龙活虎”的调皮的威尔士山小马驹及一匹年老的侏儒马塔尔卡。

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，先后创作出《马背上的女孩》和《栗山》两套系列丛书。

李娟，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，硕士研究生，翻译研究方向。

现居福州。

代表译作有尼古拉斯·斯帕克斯系列之《避风港》《瓶中信》《恋恋笔记本》；《“姐妹”兄弟》《我家买了座动物园》《我的温暖狗屋》《加勒比海盗前传：冲出地平线》《加菲猫奇遇记：怪物风波》。

<<破晓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十一月的寒风吹过训练场，艾米的浅棕色头发在风中狂舞，她却没有任何注意到。她的全部精力都在一匹绕着她慢跑的黑色母马——吉普赛身上。看到吉普赛开始放慢速度，艾米把卷起的绳子往这匹母马的臀部甩去。

“继续！”

“她催促道。”

吉普赛喷了喷鼻息，再次往前冲去，它的马蹄重重踩在潮湿的沙地上，肌肉在它闪亮的皮毛下荡起波纹。

艾米在训练场中央移动，让自己的肩膀和马平齐，聚精会神地看着它。

吉普赛在训练场上又跑了两圈，内耳轻轻抖了抖，耳尖似乎对准了艾米，接着，它把头和脖子垂向地面，嘴巴一张一合。

艾米识别出了这个信号，这匹母马在以自己的身体语言对她说它想合作。

艾米把绳子垂到身侧，不再与它对视，而是用肩膀侧对着它。

这时候她要显示她没有威胁，要邀请这匹母马和她联合。

吉普赛放缓脚步，接着停下了。

艾米等待着，长久的静默之后，她听到这匹母马朝她靠近，踩踏出沉重的马蹄声。

艾米屏住呼吸，吉普赛走到她身边，伸出了柔软的鼻口，触碰着艾米的肩膀。

联合的时刻到了！

艾米的心头涌过一阵喜悦，她慢慢转身，揉搓着吉普赛的额头。

联合是艾米从她的妈妈——玛丽恩那里学到的一种技巧。

通过马的语言与马交流，可以在人马之间建立起以信任和理解为基础的关系。

在玛丽恩为救助身心遭受伤害的马建立的避难所——赫特兰德马场里，联合是治疗的第一步。

五个月前，妈妈玛丽恩不幸遇难，在此之前，艾米的妈妈在所有送到赫特兰德马场的马身上都使用了联合技巧。

这时，艾米远离吉普赛，在训练场上行走。

这匹母马一路跟随。

艾米走到哪里，它就跟到哪里。

艾米最终停了下来，转向正站在大门边观看的泰。

泰是赫特兰德马场的马厩伙计，今年十七岁。

“嗨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

“艾米冲泰喊道，并把长绳夹到吉普赛的马笼头上。”

“它表现不错。”

“泰说着跨过大门，穿过训练场朝她走去，寒风吹乱了他的一头黑发。”

“它和刚来的时候大不一样了。”

“他说着拍了拍这匹黑色的母马。”

艾米点了点头。

五岁大的吉普赛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帕梅拉·默里的花式骑术骑手。

这匹马是两个月前被送到赫特兰德马场的，当时它十分紧张，又不肯与人合作，还有个臭毛病，兴奋的时候就弓背跃起，做出一系列螺旋状的动作。

艾米和泰一起合作，用精油和花粉来缓解它的紧张，然后通过联合来鼓励它合作。

慢慢地，吉普赛放松下来，变得不再那么固执。

它已经连续三个星期没有再弓背跃起了，艾米每一次和它联合，过程似乎更快、更顺畅。

艾米看着吉普赛蹭泰的外套衣领。

“你认为它做好了回帕梅拉身边的准备了吗？”

“泰绿色的眼眸中掠过一丝不赞成的神色。”

<<破晓>>

“我说不准。

我知道它表现很好，但我还是不敢说它一定不会再弓背。

如果它的老毛病再复发，把它的主人扔下马背，那我们就只能回到起点，从头开始了。

” “你说得对，”艾米赞同道，“我也这么觉得。

”她冲泰笑了，很高兴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。

自从艾米的妈妈在那场交通事故中丧生后，所有关于马的决定都是艾米和泰一起做出的。

他们一直相处融洽，除了那可怕的一段时间，艾米以为泰打算离开赫特兰德马场了。

艾米知道她欠泰很多。

如果没有泰，艾米怀疑赫特兰德马场还能不能继续下去。

他帮艾米一起治疗马，而艾米的外公——赫特兰德马场的农场主，则负责照看房子和土地，卢——艾米的姐姐，负责打理生意上的事。

“我今天会给帕梅拉打个电话，”泰说，“跟他解释一下，我们还要让吉普赛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。

”他打开大门，牵着这匹母马往马厩走去。

当他们经过后排牲口棚时，个子瘦高，金发蓝眼睛的本？

斯蒂尔曼——赫特兰德马场新来的马厩伙计，推着一个装满杂物的独轮手推车出现了，看到他们便停了下来。

“今天吉普赛怎么样？

” “很好，谢谢。

”艾米答道。

“这里的六间马厩我都打扫完了。

”本简短地说。

“那里的四间，我也打扫完了。

”他补充道，朝那排十二间马厩的牲口棚点了点头。

“剩下的我来帮你吧。

”泰说。

“我也参加。

”艾米说。

只有本一个人在劳动，艾米感到有点儿歉疚，“我去安排好吉普赛就来。

” “这时，农舍的后门开了，卢走了出来。

“早餐准备好了！

”她喊道。

艾米想起热腾腾的松饼、鸡蛋和火腿在房子里等着他们。

“我们可以吃完早餐再来打扫马厩。

”她对泰和本快语道，她的肚子都开始咕咕叫了。

冬天的早上，外公总会为赫特兰德马场的每一个人准备一份丰盛的早餐。

“来吧，”艾米说，牵着吉普赛往前走，“我们进屋去吧。

” “泰走到她身边，本却依然站在推车旁。

艾米扭头朝他望去。

“你不来吗，本？

” “我想我还是不了。

”本说。

艾米吃惊地停住了脚步。

“什么？

你不吃外公做的著名早餐了？

” “本耸了耸肩。

“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，我去继续打扫马厩。

<<破晓>>

”他肯定是看到了艾米吃惊的神情，于是解释道，“老实说，我不介意，但是我真的不饿。

”握住推车的把手，他继续穿过院子，往马粪堆走去。

”待会儿见。

”他喊道。

艾米看着泰。

这不是本这周第一次拒绝休息了。

泰扬起了眉毛。

”你听到他说了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他不愿意，我们总不能强迫他。

”但他这会儿工作太辛苦了。

”他们牵着吉普赛继续穿过院子时，艾米说。

”我想我们不该同情他，”泰冷冰冰地说，“你想想他之前是什么德性。

”艾米想起本一个月前刚来到赫特兰德马场时的情形。

是他的姨妈丽莎？

斯蒂尔曼送他来的，丽莎经营了一家大型种马场，她认为送本到赫特兰德马场来培训对他有好处。

起初，他对赫特兰德马场使用的天然疗法持怀疑态度，并不真正用心。

然而，自从泰和艾米救了本最喜爱的马——食物中毒的瑞得后，他就开始很努力地学习。

这也努力过度了，艾米心想。

”看样子他是真心想努力工作，来弥补他当初的怠慢。

”她大声地说，打开了吉普赛的马厩门。

”至少这下活儿能干完了。

”泰说。

”泰！

”艾米嘴上虽不满，但她对泰的反应并不感到吃惊。

从本来到赫特兰德马场的第一天起，泰和本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很冷淡。

尽管本摆正态度后，情况有所好转，但艾米认为泰和本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把彼此当朋友。

艾米走出马厩，泰拴上了门闩，他们二人朝饱经风吹日晒的旧农舍走去。

他们踢掉靴子，走进了温暖的厨房。

刚出炉的新鲜咖啡和自家做的松饼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。

艾米和外公杰克？

巴特利特正站在炉边，翻动着平底锅里松软的炒蛋，他们走进来时，他抬头看了一眼，面容坚毅、饱经风霜的脸拧成了一朵花。

”饿了吧？

”他笑眯眯地问道。

”这还用问！

”艾米咧嘴笑道。

”需不需要我做什么？

”泰主动提出帮忙。

”不用了，坐下就好。

”外公答道。

卢正在往玻璃杯里倒橙汁，她金黄色的短发略微有点儿上翘，白皙的皮肤被厨房的热气蒸得有点儿发红。

”本呢？

”她问道。

”还在外面的院子里，”艾米答道，“他想继续工作。

”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。

”外公说，淡蓝色的眼眸中露出关切的神情。

<<破晓>>

他将平底锅从炉子上拿下来。

“卢，去叫他。”

“别，不要。”

“艾米赶紧对姐姐说，”他说他不饿。

“她知道本有多固执，一旦他下定决心，八匹马也拉不回头。”

她有一种感觉，如果卢试图去劝说本，只会撞一鼻子灰。

卢不确定地看着外公。

他用一只手耙梳着稀疏的灰发。

“那好吧，”他说，“但下周末再不能找借口了。”

“艾米端起一盘火腿。”

“这个可以端出去了吧？”

“她岔开了话题。”

外公点了点头，用铲子将一个鸡蛋铲进了一个浅口盘里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大家都坐下，看样子可以开动啦。”

“半个小时后，餐桌中间的碗碟都被一扫而空，每个人的盘子都被刮得干干净净的。”

艾米放下咖啡杯，满意地叹了口气。

“早餐太好吃了，外公。”

“她说。”

“是的，是您做得最好的一顿。”

“泰深表赞同。”

外公微笑道：“你们喜欢，我就很高兴。”

“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”

“我去接，”卢说着跳站起来，手往电话听筒伸去，“您好，赫特兰德马场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？”

“她的声音听起来既轻快又简洁。”

一阵静默，艾米看到姐姐的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。

“我明白了，”卢说，“她的声音听起来很严肃，找不到其他人帮忙吗？”

“菲利普先生？”

“艾米朝泰望去。”

他扬起了眉毛。

听起来，电话那头的人需要帮忙救助一匹马。

“好吧，”卢继续道，“您把电话告诉我吧，我会尽快赶过去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卢一放下话筒，艾米就迫不及待地问道。”

“一个叫雷？”

“菲利普的人。”

“卢说，”他的妻子最近去世了，他想让我们去接管她饲养在威尔森山峰农场上的一匹怀孕的母马，他不太懂。”

“威尔森山峰？”

“那里很偏僻。”

“杰克说道。”

卢点了点头。

“正因为这样，他才想让我们把那匹母马接过来，他不会接生。”

“我们当然要去接过来，”艾米立即说，“是不是，泰？”

“泰点了点头。”

外公皱起了眉头。

“我们的马厩都满了吧。”

<<破晓>>

” “嗯。

不过今天中午，查理的主人会过来把它接走，”泰解释道，“我们本打算联系等候名单上的下一位客户，但看样子，这匹母马更需要这间马厩。

” 艾米再次转向姐姐。

“它怀孕几个月了？

” “十个月。

”卢答道。

“就是说它四周内就要生了，”泰计算了一下时间，看起来很担忧，“在它怀孕的最后阶段，长途跋涉不太好。

” “我想菲利普先生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

”卢说。

“你能给他回个话吗，卢？

”艾米说道，“告诉他，我们要立即接它过来。

” “当然。

”卢说着拿起电话。

“问他这匹马叫什么名字，多高，是第几胎。

”卢按下号码时，艾米迅速补充道。

当卢再次跟雷？

菲利普说话时，艾米心急如焚地等待着。

“怎么样？

”卢刚放下电话，艾米就问道。

“它叫梅洛迪，”卢看着她刚草草记下的笔记说，“七岁，十五点二手，赤褐栗色夸特马。

菲利普先生今天下午送它过来。

他答应在我们给它和小马驹重新安家前，所有医疗费和饲料费由他出。

” “我要通知本。

”艾米对泰说。

她跳站起来，抓起剩下的两个松饼，包进一个餐巾里。

“我把这个带给他。

” “需要人帮忙收拾吗？

”泰看了看脏兮兮的盘碟问道。

外公摇了摇头。

“谢谢，没关系的。

你们俩继续去干院子里的活儿吧。

” “我都等不及见到梅洛迪了，”艾米说，她和泰穿上外套和靴子，匆匆走到外面的寒风中，“还有她即将生产的小马驹。

”她的妈妈救过几匹怀孕的母马，但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一匹小马驹在赫特兰德马场出生过。

“将会多有意思啊，”她说，“你能想象那个小东西会有多可爱吗？

” 泰扫了她一眼。

“要记住，它一到年纪就要给它重新安家。

”他警告道。

“我知道。

”艾米不耐烦地说。

这是赫特兰德马场的一条规定，所有能重新安家的马都要重新安家。

只有严格遵守这条规定才能去营救或治疗新的马。

但这会儿，艾米不想面对现实，她只想陶醉在一匹小马驹沐浴在春日的阳光下，绕着围场慢跑的美好画面里。

<<破晓>>

泰看到她的表情，“噢，不，你会爱上它的，对不对？”他呻吟道。

艾米扬起眉毛。

“难道你不会？”

“我？”

才不会呢！

”泰说。

艾米咧嘴笑了。

她太了解泰了，不会被他的话糊弄。

泰会像她一样喜欢新生的小马驹，说不定比她爱得更深！

这时，前排牲口棚其中的一间马厩门开了，本走了出来。

“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”

”艾米对泰说。

她匆匆走过去。

“嗨！”

”她喊道，伸出用餐巾包好的松饼，“带给你吃的。”

”本打开餐巾。

“谢谢。”

”他感激地说。

“有个消息要告诉你。”

”艾米急切地把梅洛迪的事告诉了他，“它午饭后就到，我们打算把它安置到查理的马厩里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本说着点了点头，“那我们得在梅洛迪进去之前，把马厩彻底打扫和消毒，水桶要固定在墙上，这样它生产的时候才不会打翻水桶。也不能用干草兜，以防母马或幼崽被缠住。”

”他把松饼塞进口袋里，往院子里走去。

“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”

”艾米走到他身边，吃惊地问道。

本耸了耸宽大的肩膀。

“我在姨妈那里时，常有小马驹出生。”

”艾米想起丽莎？

斯蒂尔曼的种马场和那里军队般训练有素的马厩伙计，还有那现代化的马厩。

本的妈妈在和他的父亲痛苦地结束婚姻后，在本十二岁时，就把他送到那里生活了。

他们走到后排马厩。

“我去把马厩打扫干净。”

”本说。

艾米从墙壁上取下查理的马笼头。

“好的，我去把它刷洗下。”

”她说着拍了拍正在马厩门上往外张望的那匹名叫查理的帕洛米诺马。

艾米知道它回去后，她会想念它的。

查理被送到赫特兰德马场是为了治疗拖车恐惧症，和吉普赛一样，是代养马，它们的主人为了治好它们付了很高的价钱，这意味着，赫特兰德马场有能力去救助那些需要帮助及无家可归的马。

艾米在走廊里把查理系好，开始给它梳洗。

“你还带瑞得去参加两周内要举行的室内比赛吗？”

”本把地上的麦秸叉到手推车里时，艾米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”本答道。

<<破晓>>

本一直都在为比赛勤奋练习，这是瑞得第一次参加高级别预赛。

六岁的瑞得这次的参赛名叫“好运”，它极具天赋，艾米知道本梦想它有一天能成为国际赛马。

“你能来看吗？”

“本问艾米，”“比赛在下午举行。

如果你愿意来，可以坐我的拖车一起去。

“” “我想去。”

“艾米急切地说，但接着又想起她最好的朋友————苏拉娅？”

“马丁，”“如果车子能坐得下的话，我保证苏拉娅也想一起去。”

“” “当然坐得下，这样太好了。”

“本点了点头。”

艾米暗自窃笑。

苏拉娅觉得本很帅，她肯定乐意接受这份邀请。

“你妈妈呢？”

“她问，艾米知道本的妈妈最初也打算来观看比赛，但接着又打电话说她不来了。”

“她还是打算来？”

“本朝马厩里望去，艾米看到他的脸绷紧了。”

“自从她取消约定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通过电话。”

“他简短地说。”

艾米皱起了眉头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” “我为什么要给打给她？”

“本气恼地回答道，”“她根本就不在乎我。”

“” “本！”

“艾米喊道，”“她是你妈妈，她当然在乎你。”

“” “你错了，我妈妈关心的只是做一名野心勃勃的律师。”

“本说，他的声音突然变得苦涩起来，”“她一直都是这样。”

我住在丽莎那里的时候，她总是太忙，无暇顾及我。

“” “什么？”

她从来没有来看过你？”

“艾米吃惊地问道。”

“噢，起初她来过，”本说，”“但之后来的次数就越来越少。”

“他摇了摇头，”“我告诉过你，她根本就不在乎我。”

“艾米皱了皱眉，她不相信，本的姨妈跟她们讲过本的去，从中看不出他的妈妈对事业比对他更上心。”

“不会那么糟糕的。”

“艾米反驳道。”

本凝视她良久。

“你怎么会知道是怎么样的，艾米？”

你不会明白的。”

“他猛转身，用短促、剧烈的动作往麦秸中叉。”

艾米盯着他绷紧的后背，然后愤然转身，开始梳理查理的尾巴。

他怎么敢说我不懂，她气愤地想。

至少他妈妈还活着，没有抛弃他，至少没有完全抛弃。

不像我爸爸那样。

想起父亲，艾米不禁怒火中烧。

艾米的父亲是一名国际赛马选手，十二年前，他和他的赛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意外，这场事故结束了

<<破晓>>

他的赛马生涯。

他一时间无法面对现实，离开了玛丽恩，把艾米和卢都扔给她独自抚养。

她们自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。

艾米当时只有三岁。

但艾米显然忘记了妈妈死后，她和卢发现的一封来自英格兰的信，是她们的父亲写的。

五年前，他寄来这封信，恳求复合。

艾米不知道她的妈妈回复了没有，但这封信没有带来任何改变。

就在这时，本从马厩里走了出来。

“听我说，”他开口道，尴尬地晃动着脚，“对不起。

我没有权利对你那样大声嚷嚷，只不过那对我来说是个敏感的话题。

”艾米看到本的眼神中有真心的歉意，于是怒火渐消。

“没……没关系，”她说。

“嘿，听我说，午饭后你想去骑马吗？”

”她问道，突然很想和他和好如初，“桑旦斯需要锻炼，但我们一定要保证在两点钟之前回来，那时梅洛迪会到。

”“好的，”本感激地说，“就这么说定了。

”外面的小路上寒风阵阵，但桑旦斯和瑞得似乎都不介意。

他们沿着通往柚木山的小路慢跑，葱郁的山坡在赫特兰德马场后面陡峭升起。

本似乎忘记了上午发生的激烈争论，这让艾米很开心。

本随意地聊着比赛和他给瑞得设定的远大计划。

他心情好的时候，跟他在一起还蛮有趣的，艾米想。

她只希望能让他高兴点。

他们正好赶在两点前回到了赫特兰德马场。

“噢，瞧，斯科特来了。

”艾米看到兽医那辆破破烂烂的吉普车停在车道上说。

院子里没有看到斯科特的影子，艾米把桑旦斯送回马厩，走到房子里，看到斯科特正在厨房和卢聊得火热。

“嘿，”斯科特扭头看到艾米，打了声招呼，“卢给我打过电话，说有匹母马要到。

我想，等它到后，我最好给它做个全身检查。

”他冲卢咧嘴笑了，“无论如何，想到这里来，这是最好的借口。

”卢的脸刷地红了，迅速朝水槽边走去。

看到她素来镇定的姐姐一时失态，艾米偷偷笑了。

卢和斯科特最近才开始约会。

“我想梅洛迪到了，”卢大声说，“我去找外公，他在楼上。

”艾米从厨房窗户往外望去，一辆旧拖车正往斯科特的吉普车旁边停靠。

她赶紧走出门外。

一个六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从小汽车里走出来，头发差不多掉光了，肩膀耷拉着。

艾米走过去打招呼：“嗨，我是艾米？”

弗莱明。

“雷？”

菲利普，”男人慢吞吞地说，“我把这匹母马梅洛迪送来了。

”他用淡淡的神情打量四周，双眼闪烁着心不在焉的光芒，好像有点儿魂不守舍。

这时，外公、卢和斯科特从房子里出来了。

“这位是菲利普先生。

”艾米对外公说。

外公和他握了握手，迅速把其他两位做了介绍。

<<破晓>>

“谢谢你们同意接受梅洛迪，”雷？

菲利普说，“如果你们拒绝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情况有点儿紧急。”

“他望着杰克，眼神几近无助，”您结婚了吗，巴特利特先生？

“艾米看到外公下巴上的一块肌肉跳了跳。”

“我妻子得了癌症，二十多年前就过世了。”

“他答道。”

雷？

菲利普摇了摇头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”外公静静地说，“现在好多了。”

“雷？”

菲利普盯着地面，好像陷入了沉思。

过了一会儿，卢清了清喉咙。

“我想我们该把梅洛迪牵出来。”

“她打破了沉默。”

“桑迪——我妻子——非常爱它，”雷？

菲利普说，他叹了口气，抬起头，“不知为何，我感到把梅洛迪送到这里是对她的背叛。”

“您所做的是正确的，也是您妻子盼望的，”卢柔声说，“我们会好好照顾它的，菲利普先生。”

“拖车壁上传来烦躁不安的马蹄声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”

斯科特朝斜板走去。

“它在路上还好吗？”

“他问道。”

“偶尔踢两脚，”雷？

菲利普答道，“它向来紧张，自从怀孕后更是如此。”

桑迪和我独自生活，梅洛迪一直住在我们的农场。

“好的，”斯科特开始解斜板上的插销，“我们放它出来。”

“泰和本从院子里走来。”

“我来帮你。”

“泰主动提出，匆匆走过来帮助斯科特。”

“您想让我替您把它牵出来吗？”

“艾米问雷？”

菲利普。

他迟疑了一会儿才回答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想最好还是我来，我说不准它对走进拖车里的陌生人会做出什么反应。”

“他从侧门走进车厢里。”

一声吃惊的闷哼传来，接着是马蹄朝一边躲闪的窸窣声。

“放松。”

“艾米听到菲利浦用紧张的声音说。”

艾米走到门边，谨慎地朝里张望。

她只能看到一个抬得高高的栗色脑袋，惊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耳朵警惕地竖起。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她情不自禁地小声说，走近了。”

这匹受惊的马好像没有听到她的话，浑身发抖。

“好吧，我们把斜板放下来，”斯科特喊道，“只要好生稳妥地把它牵出来就行了，菲利普先生。”

“梅洛迪突然向后闪。”

雷？

<<破晓>>

菲利普吃惊地大喊一声，绳子从他的手里脱落了。

“小心！

”艾米惊慌地喊道，“它逃脱了！

” 丢下斜板，斯科特和泰刚好来得及闪开，没有被从拖车上倒冲出来的马撞翻。

斜板的表面又旧又破，梅洛迪的一条后腿突然滑了一下。

随着一声犀利的嘶鸣，它转过身来，看到它惊恐的眼白，艾米朝悬空的缰绳冲去，但她动作不够快，这匹母马转过身来，径直朝本跑去，它怀孕的大肚子吊在身下晃荡。

“抓住它，本！

”斯科特喊道。

本一个俯冲去抓绳子，但这匹母马躲过了他的手，他跌倒在地，抓了个空。

梅洛迪恐惧地闷哼了一声，从他的身边逃开了。

泰已经跑去挡住了车道，但这匹母马并没有朝车道跑去，她在盲目的慌乱中径直朝附近的围场栅栏跑去。

艾米看到她的脚步拉长了，突然意识到梅洛迪想试图跳越栅栏。

“不！

”她恐惧地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这匹母马大腹便便，身子笨重，它不可能跳得过去。

艾米跑起来，但太迟了。

她惊恐万状地看到，就在那一刻，梅洛迪已经鼓足力气，起跳了。

一瞬间，艾米觉得它能跳过去，但它怀孕的笨重身体把它往下拽，它没有跳过那个高度，却跌在了上面的横杠上。

一声爆裂，横杠断了。

随着一声令人惊骇的巨响，梅洛迪笨拙地跌落在地上。

艾米用尽全力跑过去。

当她接近这匹母马时，她的恐惧得到了证实，她看到断裂的锯齿状横杠深深刺进了这匹马的腹侧。

……

编辑推荐

《马背上的女孩》——一本温情的爱之书，居住在赫特兰德马场的人们，他们倾听马儿的心声，用尊重和理解对待每一匹被送到那里的马，抚慰它们受伤的心灵。他们愿意帮助每一匹马，也乐意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人。无论遇到怎样的危机，他们总是愿意相信，赫特兰德马场终会有奇迹降临。当然，他们也会遭受许多始料未及的伤痛，他们也会有分歧和争吵，有误会和不解。毕竟，人生总有一些伤痛，躲不开，避不了，那就勇敢面对吧！毕竟，只有经历过这些，我们才真正懂得坚强。

苦难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全部，爱才是生命永恒的主题。当你真正开始读这本书的每一部时，你就知道，它能够交给你许多，关于爱、坚强和勇气，关于救赎、伤痛和成长。

<<破晓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